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

照對話白言文

集事故雄英族民華中

第一集

(內容)

汪 寶 蘇 張 張 史
騎 憲 武 巡 煌 可
法

第二集

(內容)

鈕 馮 諸 唐 沈 徐
覺 異 書 唐 雲 錫
英

第三集

(內容)

家 馬 霍 熊 費 閻 袁
恬 援 去 廷 宮 應 皇
村

每集實價國幣四角

世界書局印行

凡例

一、本書以文學的立場，採集古今民族英雄故事，又選白話文，供中小學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之用。

二、本書選錄原文，皆古代大家著作，其中頗多此讀之，如能與白話相對照，更易進步。

三、直譯白話，往往枯燥無味，本書每於當時景物人

義之於陳志，藉以增進讀者之興趣。

四、原文中篇章雖長，而美言美文，爲青年所必須熟讀者，

以資欣賞。

五、每篇末尾，對於其人之得稱民族英雄之故，加入批評一段，讀之更能了解其中所含之意義，以增強

其民族意識。

六、篇末又附問題多則，作爲練習和考詢之用。

七、雖字難句，一般人所不易了解者，均加註釋。

八、本書仍從舊編集刊行，以副讀者之望。

嚴正而精密的想像，竄插描寫，如三國演義、攝政王等書之類，均列全文，

氣貫串，不失原意。有欲學習文言文者，可就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廿五日收到

汪錡（一）者，魯童子也。好勇，忠於魯。

魯哀公十一年春，齊將國書高無平率師伐魯，及於清。魯之季孫謂其宰冉求（二）曰：「齊師在清，勢將伐魯，爲之奈何？」冉求對曰：「魯有三貴，孟孫叔孫季孫也，以二子從公禦齊師於竟（三）可矣。」季孫曰：「難矣哉！」冉求曰：「如不禦敵，安置君？請子率師背城以戰，不戰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四）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其一車，必勝矣。子何患焉？國操於君

在魯國都城前面的一條通衢上，二個人在並肩走着。

這是一個春天的中午，太陽正懸在天空，每個人的影子，都縮成一小團，路邊是高大的梧桐，但是種得不很齊整，有幾處空缺裏，在日光晒得到的地方，有幾叢初紅的天竹。

因爲是在禁城裏，這條路上很少人來往，每隔幾步路，路傍直立着一個侍衛。右手拿着長矛，左手握住插在鞘內的劍柄。立的挺挺地，像石像一樣，因此增添了這一條路上的神祕和嚴肅。

前面走着的那一位大臣，似乎是的確有身份的人。輕鬆的，伐，肥腴的，身軀，走起來，老是一蹶一蹶地，他底八字小鬚，顯出他底權威，常常帶着微笑的嘴角，今天似乎有所懷喪而歛跡了。但是他底一舉一動仍舊流露出受人尊敬時的半羞澀半得意的神情。他一面走着，一面在思索什麼，很少回頭去看跟在他後面的。每一個崗位，見他走來立得更挺，更威武了，似乎這是表示他

手，至乎「子之不欲戰也。當子之身。」（五）齊人伐魯而不戰，子之恥也。」

於是季孫使冉求造朝，武叔

問冉求曰：「戰何如？不戰何如？」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是誠在公。」

懿子強問之，乃曰：「知之而力不及，不必言也。」

故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必禦齊軍。」退而修軍備。

魯師齊師戰於郕。孟懿子之

子武伯、鮑肅、右師、顏羽、禦闕洩

爲右。冉求率左師，管周父御，樊

遲爲右。季孫曰：「過而可以

子。」冉求曰：「

季氏

們底盡責。

他轉過身去，吐出重濁的山東口音：

「冉有先生，你想，齊國將大兵雲集在濟，一定是蓄意來侵略魯國，——不

至會有旁的作用吧？」

在他後面的儒服的中年人，英俊地正直地靜靜地在走路，他在考慮上朝去見了武叔，應該如何來勸他抗禦敵人，他看不起朝廷中的大官，因為他們都只知道自己底地位，而不替國家着想。齊國來侵略魯國，是必然的事實，朝廷上真不主張抵抗，只預備屈服，也是必然的事。但是他知道不抵抗，便是投降，結果便是亡國，他曾受過孔子的教訓，他底國家觀念是很強烈的，他試想用他底口才來說服前面的操有魯國行政之大權的季孫，所以才默默地跟他來上朝。然而他自己是一個小官職守，在被大官們所不重視的小宰的話，他們如何會相信呢？他聽到季孫的問話，他知道這是他發表意見的機會了，他回答：

都是

勢不兩立，他們利用魯國不抵抗的政策，想來劫奪外部的地方，大兵雲集於濟，不是侵略，是做什麼？所以，

武城十三百，爲已徒老幼守宮。

於南門之外，右師。

日始從。

昭公之子公叔，人見國人。

走避齊師，兩手自縛。

城保，因而止息，嘆曰：「一國以衛。」

役，使此人雖復困，國以賦稅。

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盡。

心竭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

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爲謀，士又。

不能致死，是皆國之恥也。吾欲。

免吾恥，必入伍以克齊師。」遂。

與鄭章汪錡謀，易甲入伍。

魯師齊師戰於郊，魯右師先。

奔，齊人引兵逐之。孟族人之。

側爲殿，抽矢策之。

馬不狃，遂潰。魯主林不狃。

我想這

的臉，

我們得先防備一下才好。」

的臉，這疑惑而猶豫的臉色，很使他不安。而於他底

勇氣却不因此而失却。季孫一面在走，一面又回過頭去。

「如果齊國真的來攻我們，還是主和呢？還是主戰？昨天我已經和你商議

過了，但，我很難擔保魯國一定能打勝齊國。如果請盟割地以和，倒可以保

全實力，不過——」

冉求有些不安，打斷了他底話頭說：「昨天我不是說過嗎？魯國的棟梁，是

您和叔孫孟孫二位大臣。只要請一位做留守，二位跟魯公去禦敵，那麼內外

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錯。這意思我已經和他們商議過了，他們都不贊成。戰也好，不過，可以

不戰，更好。但是如果因不戰而喪權辱國，我是現在主持魯國行政的人！」

「您底見解是對的。如果齊兵入了魯境而不抵抗，人民便不擁護現在的

府。如果屈服了，便失了國際間的地位，而且，您是魯國的棟梁，您底地位也

要受影響的。至於以戰事方面的利害來說，齊兵實在不多，單是魯國的宗室

的數目足以抵當他們的器械，雖然好，我們底人多，他們底目的是侵略，我們

的數目足以抵當他們的器械，雖然好，我們底人多，他們底目的是侵略，我們

的數目足以抵當他們的器械，雖然好，我們底人多，他們底目的是侵略，我們

的數目足以抵當他們的器械，雖然好，我們底人多，他們底目的是侵略，我們

「伍不挺曰：『奔乎？』孟子已引兵退矣。」林曰：「我力非不及人，何奔之亟？」曰：「然則止而不戰乎？」曰：「受國之任，以衛魯民，今臨疆場而遇敵軍，不戰是恥也。」徐步而死。公叔務人與汪錡乘，不肯退，遂俱以身殉。

魯師左師冉求以戰入齊軍，齊人敗績。冉求欲追之，季孫勿許，遂止。戰既已，魯人以禮八歲至十九歲之童子曰殤汪錡童子也，擬不以殤禮葬之，以問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卒以成人禮葬之。

注

底目的是自衛，這是勝利可以出於魯國的強有力的根據。總之和戰的關鍵，操在你底手裏，不要害怕，自衛者一定可以戰勝侵略者的。季孫叔孫，但你的地位，比不上您，而您底地位却與和戰很有關係，所以他們可以不主戰，而您却非主戰不可，您說對嗎？」冉求說完了這一段話，搓搓手，腳步停了下來，誠懇地，向季孫看了一眼。

季孫似乎被感動了，當然一半也是由於較量著自己底利害。他也誠懇地，慢慢地說：

「冉求先生，你底話是對的。即使不爲我自己底地位盤算，我也應該抗戰，並且應該呼喚人民來抗戰。凡是魯國的人民，一定是主張抗戰的，我們底陣線應該連合在一起，魯國人謀幸福，爲魯國謀幸福。孟孫叔孫可以不負責任地說議和，然而我却不能，我是魯公的先驅，也可以說我是魯國南針，只要我呼喊一聲，民衆會跟上來做我底後盾。但是他們底堅決不主戰爭，恐怕與我們底計劃有抵觸的地方，尤其今天去看武叔的時候，不要使他消極才對。冉求先生，你是親身受過孔老夫子教訓過的人，口才又好，今天請你去說服他。」

（汪）汪一作汪，錯事見證記

檀弓及左傳哀公十一年。

冉求，即冉有，是孔子的學生，魯國人。

（三）竟，就是「境」字。（四）

室，是宗室。（五）「當子之身」

是「你在魯國執政」的意思。

（六）策，鞭也。

問題

1. 未成年的人是否與國家沒有關係的？

2. 汪綺的從軍，有人說他是

「盲目」的，究竟這批評是否

妥當？

3. 齊兵攻魯，當時魯國的情形如何？

4. 為什麼不以武力為背景

的和平不能抵禦侵略？

在國家有危難的時候，人

「好的……」會做關於有益祖國而能力所及的事，爭端不避同

出這心是我……對外，在歷史中不曾屈服過，即使受不住侵略，也是

不肯說「屈服」的。這是魯國的光榮，也是你們主張魯國行政者的光榮，這

光榮應使它永存着，因此，目前的抗戰是必要的。而我們催促政府的抗戰更

是重要。今天，如果武叔同起戰爭的事來，都由我來回答，他是一個好勝的人，

必定要先用話去激怒他才對。」

季孫聽得眉飛色舞起來，他拍拍手忘掉了大臣的威嚴，也忘了旁邊站得

筆挺的侍衛，他大聲地笑了起來說：

「妙啊！冉有先生！」

各人懷着各人的心事，走着，走着。

在他們面前呈現出一座宮殿來，是壯麗的，牆上裝飾着古代的浮雕，綠色

的綢幔從窗口飛揚開來，高大的石級，矗立在雲際的屋頂，文飾着龍紋的大

門，在日光下更顯出它底華貴來。尤其是宮門外夾道旁的松柏，像無數巨人

在持戟守衛，而真正的許多武裝侍衛，反因此顯得渺小了。

裏面，有一間廣大的房屋，一切陳設都是華麗而完備，裏面虎皮椅上坐着

裏面，有一間廣大的房屋，一切陳設都是華麗而完備，裏面虎皮椅上坐着

裏面，有一間廣大的房屋，一切陳設都是華麗而完備，裏面虎皮椅上坐着

裏面，有一間廣大的房屋，一切陳設都是華麗而完備，裏面虎皮椅上坐着

裏面，有一間廣大的房屋，一切陳設都是華麗而完備，裏面虎皮椅上坐着

裏面，有一間廣大的房屋，一切陳設都是華麗而完備，裏面虎皮椅上坐着

民應該取那一種態度？

批評

春秋戰國是極重禮義的時代，

是輕易不能改變的，但對於汪錡這件事，却不依禮法來做。這是應該如此的，禮法上的殤，是指未成年的人而言的，因為未成年的人，一切思想行為都還幼稚，和成年人不同，猶之現代的法律，未成年的童子，可以減罪一樣。但是，在事實上却不盡然。汪錡雖然在年齡上是未成年的人，而他底忠心於祖國，知道他應該走的路，而毅然決然地走向前去，他底思想行為已超出於一般已年的人們以上了。這樣，可以和他死

一個戴冠冕穿着貴族衣服的人。在他底對面，發見了冉求，恭敬地站著。

「冉夫子，你對於魯國應付這國難的情形有什麼建議？」武叔誠懇地問。

雙眼注視着冉求，等候他底回答。

「這是要您老先生出主意的，我底學識淺薄，同時即使知道了，能力不及，也是沒用的。諺語說：『君子有遠慮。』偉大的人物，眼光當然比我們遠大，決不以目前的利益來論斷一切的，這件事，要由您偉大的見識來決定了。」

右邊的小門突然開了，一個大臣打扮的人，小心翼翼地走了進來，這在魯國握着相當權力的孟之側，在武叔，是唯一的顧問了。他已聽見了他們兩人間的對話，他注意看了看冉求的臉色走近來，對冉求說：

「冉有先生，那麼你不妨發表你個人的意見，如果我們認為力量可以做得到而有利於魯國的話，一定樂意接受的。」他純然是外交式的口吻。

冉有謙恭地退了一步，慢慢地：

「實在是『知而力不及，不必多言』的。同時，在這時更需要的是人材，在怎樣的人面前，理應該說怎樣的話。」

「武叔，來，臉，一些怒容。」

嗎？

由此可以知道，人們的天壽在另一方面，並不是以年齡的長短來做標準的，一個人降生到世界上來，渾渾噩噩，不知道國家，不知道民族，不知道自己對社會對人類對國家並沒有一些供獻，這樣，即使活到一百歲，其實自己回過頭去看看，可以有什麼價值，回憶的呢？這不是等於「癆」嗎？

因此汪綺的行爲是值得佩服的。

再就公叔務人替長者服務的一點來講，誠然是青年們應做的事，但是爲國家計，這「小惠」似乎太幼稚了。救濟逃難，

「衣冉嗎？生的……」以爲我是不成材的，難道在我底面前，「媾和」嗎？我雖然不能幹，但是我總願別人知道我是一個精明善幹的人，我已經決定抵禦齊兵了！」他半惱怒半興奮地走，離開了這間屋子。冉求帶着笑容看看孟之側的驚異的臉色。

「這批難民實在是怪可憐的！」汪綺和公叔務人站在城門外的樹林子裏，看見魯國人民扶老攜幼地向城中走去。汪綺雖然是個孩子，但是他是一個熱血的人，他有同情，他有思想，他看見魯國人被別國欺凌，會咬牙切齒地發起怒來。他曾對他底父母說：一個人人生在這國土裏，便是這國土的保衛者。他希望將來會成功一個戰士，將自己底屍體建築成一座堅固的城堡。公叔務人正在替一位老人提着箱子，這箱子實在有些沉重，他底額上的汗珠在太陽下發光。然而他却並不示弱，吮着嘴，跟着這老人進城去了。後面又接着來了一班避難的婦人和小孩子。

顯然他們或她們都已顯得疲乏了，幾十里的奔波使他們在不甚熱的天氣下解開了衣扣，各色大小的箱籠和包袱，重重地壓在他們身上，他們已經

在上方是仁慈，但是在另一方面，做國民的人，也應當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只顧自己，逃了事。如果國人都像公叔務人一樣，是獎勵人民只顧趨避國難了。而汪騎能明這一點，這也是他底偉大處。

同時，在上位的人，往往爲了自己底地位和利益，大都不主張抗戰，季孫是比較明白的一個，但是也是受了再求的慫恿而決定的。因此他不主張追趕齊軍。按春秋時諸侯征伐是常事，他們常常借用一種名義來興師伐罪，因此，雖然是強權，也是以正義來做面子的。如果迷信對方的宣傳便，

被迫得喘不過氣了。一個衣服襤褸的女孩子，拖着鞋從河邊走來，肩上挂着一大包衣服之類，她底下身已被水浸濕過了。鼻涕直挂在嘴唇上，夾着眼淚，匆匆地向前擠去。他見了汪，擦了擦眼淚，問道：

「你看見我底爸媽嗎？」

汪終究是孩子，他對於孩子們更有深切的同情，他拉拉這女孩子的手，「小妹，你累了嗎？你溺在水裏過了嗎？」

「是的，但是我底爸媽呢？」她又嗚咽了起來。

「這裏有幾個餛飩，你先吃了再說。」

「……」她看了看汪的臉，拿起汪給她的餛飩和淚珠一齊塞進了小嘴裏。

這時候，在逃難的人羣中似乎遭遇了一件不幸事，他們在紛紛議論着。

「怎麼，這樣高大的個子，會淹在河裏溺死呢？」

「大約是心慌落水的吧！」

「他是我的鄰居，他們夫妻真是仁善不過的人。還有一個女孩子呢，咳，天

辱，結果是滅亡，是任人割宰。

天下最可怕的事是『不』

爲號召，而實際要達到他底侵略的目的。處此境遇，得先明白彼此的國家情形，無論如何，被侵略者總得要反抗的。『唾面自乾』在強權勝過正義的時候，是用不着的。墨子主非戰，他也並不是空口說說而已，他能抗禦公輸般的種種侵略的手法。墨子上記載墨子越楚，勸公輸般不要伐宋，公輸般和他比比手段，墨子以帶爲城，公輸般九設攻城的機器，而墨子九次將他打退。於是公輸般便想殺他，他說他已叫弟子帶領幾無到宋去，宋人守城了。要

「我知『事』的『內容』」

「你怎麼知道的？」

「我今天清晨出門的時候，我還見過他呢！我們談到本國的政治情形，他很明白，他說，本來孟孫叔孫季叔都不主張抗戰，幸虧孔老二的學生冉求堅決主張非抗禦不可，他再三游說，方才決定一致動員。因此他勸我不必搬家，反正國軍就會來接防的，不必害怕齊人。大約他吃了虧，在千辛萬苦中逃了出來，失足跌在河裏了。」

「如果的確知道政府要抗戰，我一定不離開老家的，至少可以做一名兵士，來保衛自己底故鄉。但是天曉得到現在國軍還沒有來，房子早已變成灰燼了。」

「聽說是冉求做統率的，那裏知道他也是一個因循苟且的人。」

「你們都不知道，冉求是早已準備好了，他並不是統率，他不過帶領左軍吧了，我說給你們聽吧，冉求做左軍長，樊遲做副長，管周父御乘。這一師是武城人和季孫的軍隊，他們在五日前便要出發了。而右軍是孟孫的勢力，他們不預備參戰，到今天才慢吞吞地和左軍一齊出發，但是已經遲了，邊境上已

有這樣的精神，才可以說和平，說非戰。因此，在力量足以抵禦侵略者的人，方才可以以和平來對待別人，才可以以和平來制止侵略。

現在的中國和當時的魯國情形差不多，但是現在中國的人民，是自由的，是覺悟的，是有熱血的。抗戰到現在，已有相當的成績了。其中當然也有不少「汪」在。這種能執戟以衛祖國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我們要做汪，不要做孟之側，這是我們中國男兒的光榮，這是我們中國青年們的奇蹟！

佈滿了齊軍了。」

「妥協公子，真是罪魁禍首！」

後面又新到了一批，一個漢子滿頭是汗，在直嚷着：

「咱們的故鄉完了，被齊國人燒光了，××的老婆，我親眼看見被齊國人捉去的，一共拉去了五十多女人，這批東西真該死，一進門，便殺，六放火，弄個不休，聽說××自己跳在河裏溺死了，媽的，魯國軍隊才走出南門呢！」

大家驚異地聽他說話。這漢子忽然看見了那女孩子，走了過去。

「小來，你底爸爸在河裏——」

「不，不，你吃了那個餓餓再說，跟這位伯伯進城去吧！」汪聽明白這件事了，他搶着對這小孩子說。

她拭拭淚，擡頭看看那漢子。

「爸媽在城裏嗎？」

那漢子沒有回答，煩躁地點了一點頭，拉着她走了。外邊又新到了一批離

公叔務，城內了回來，輕鬆地，似乎幹了一件愉快的工作。他走近汪

暗的面前：

「怎樣？你爲什麼不高興？你底眼睛裏蘊藏着悲哀呢？」

「是的，你以爲你替別人服務便是仁義嗎？這裏有整千萬求人服務的人在，你將怎麼樣？這裏有許多悲慘而不能以人力挽回的事在，你又將怎麼樣？小仁小義，能解脫整千萬魯國人民底厄運？」

公叔務人有些驚奇起來，他底小朋友的話使他躊躇，他忘了剛才的驕矜，他覺得汪嘯的話是有充分理由的。行小惠，像杯水救車薪一樣，能有什麼用處？一種不可名言的煩惱和悲哀塞住了他底喉頭。

「你是王親國戚，你向來是有人服侍的，因此，你肯來服侍別人，這當然是值得恭維的事，但是正因爲你是王親，政府對抗戰的猶疑的羞辱，也分派到你底身上來了，這許多人民，因爲政府抗戰的因循，使他們受這種苦惱，政府的軍隊停留一分鐘，便喪失了幾許魯國同胞的性命和財產，造成了幾許的慘劇。再將範圍擴大一點來說，這責任，不單是你們王親要負，魯國全國的知識份子，也應負擔。像我們這種，以小惠算來保護祖國人民的人，真實地說來，對魯國有些什麼好處？」汪嘯繼續喃喃地說著，熱淚從眼眶中流了出來：「剛才，我親眼看到了一件悲慘的故事。『政府抗戰的因循，使我們老家被搗毀了，』這句話，刺痛了我底心。」

在公叔務人的面前閃出了一條光明來，他看見許多魯國的血，灑在荒野裏，開出各種的奇花來。他看見一羣壯丁也背着箱籠向城內走去。他也慷慨激昂地說：

是的，這是魯國政府的恥辱。徭役，征稅，使人民病困了，然而政府却沒有知道。這是魯國政府的羞恥。而人民却只知道避難，不知道向前奮鬥，這是魯國人民的羞辱。我們既然明白，我們便應該去做，真的，行些小惠，算得什麼？幫助退縮的人民逃難，更其不是我們應做的事。我們要捨身爲國。現在去抗禦敵人，並不太遲，在後面的前方，正有許多民衆，在希望着國軍的到來，在堅決的相信政府一定會抗戰的，我們雖然不配做領導者，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吶喊的勇士，用我們底呼聲來叫醒全國的人民，用我們底血來造成魯國光明的前途。同志們，起來吧，不替國家出力的，是奴隸，不是好漢，我們去投軍去，我們不願退縮的懦夫，也不願做伸頸就戮的羔羊！」

他底聲浪越說越大了，難民們圍住了他底的周圍，汪疇的淚一直往下落着，這是感動的淚。他拉了公叔務人的手：「然而，你究竟是王親，是貴族，這件事不應該如此做的。」

公叔務人睜大了眼，他有些發怒了，他大聲說：

「汪疇，你當我只是行尸走肉，只能在天鵝絨椅上坐着受別人供奉嗎？我有血，我有沸騰的血，我不是怯弱者，會忘了祖國，帶起自己底細軟來避難，而且我也知道不抗戰，終於沒地方給我避難的。我已經說過的話，我一定要實行，我要去加入隊伍，我要替政府懺悔，替魯國洗雪恥辱。」他抓緊了拳頭在空中揮了幾下。

緊張的空氣，一直籠罩了整個的城外，圍圍的人，被這空氣染熱了心，這時候，起了一陣騷動，發出

整千萬人合叫的呼聲來。

是兵士

「丟了自己底私利，去保護祖國去，同胞們！」

這聲音震動了全個魯國，這聲音在歷史上變成了一頁光榮可泣的紀錄了。

郎城的郊外，魯軍大隊雲集，擺開了一個陣勢。齊國的隊伍，也在眼力可及的荒原上準備攻擊。

郎是魯國的外郊，本來是一個風景區，這裏有蜿蜒著的小河，有羣翠環抱的山巒，小河右旁是村落，疎地幾間房屋在柳林桐樹下隱現出來。但是現在這些屋子裏是已經空了，只剩了幾片敗垣頽壁。往日像雲霧樣的炊烟，現在也已經沒有了，河裏也染着血色，幾個浮屍擱在岸邊，沒有人去理會。

戰鼓冬冬地在響了，帶給人們以重大的刺激與興奮，士兵都戎裝起來，戰甲在日光下閃爍，劍光刀影，使這片荒地上更明亮起來，戰馬長嘯了幾聲，馱着它們底主人向敵方衝了過去。戰爭便開始了。

左右兩軍是分作兩翼向前進攻的，齊人也分成二隊來抵敵。

武伯跪身上穿得漂亮，銀色的鎧甲，金色的長矛，坐着高大的白馬，在吆喝着叫兵士先衝上去，自己却慢慢地擠到隊伍的後方了。他有些不安，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孟孫的兒子，是貴族「千金之子，不死重堂」，在他底思想裏變成了「千金之子，不死沙場」了，他想着他美麗的妻子在臨別時痛哭的情形，他想着他父親對戰事的厭惡，當時帶着隊伍離開京師的時候，他曾受人崇拜過的，然而現在呢，這些可

留戀的回憶已變成目前的恐怖了，他又想到自己底死，一柄長矛戳在自己底胸口裏……一把雪白的刀將自己底腦袋劈去了一半……被齊國的小兵牽在手裏，和牽狗一樣，自己跪在地上向他們求饒……

吶喊的聲音，在他耳朵裏變成了求救的呼籲，他躊躇起來，突然間，他發狂似的將馬頭兜了轉來，加上兩鞭。

魯師右師終於潰退了，兵士們更逃得快，越過了武伯的前面。武伯有些着急起來，他倉惶地左右看着，他指着逃下來的一個軍人：

「你，你，怎麼好走？快回去，鎮壓軍隊。」

這位軍人有些不大高興，他一面走一面說：

「他們看見您老人家先退了，所以都走了。」

「這樣一鬧了事，不是辦法，齊軍馬上會趕上的。你設法去斷後吧！」

「可是……」

「之側，我命令你，命令你去斷後，你敢不去嗎？」武伯又用出往昔的威風來。但是他看見對方，憤恨地，不得已地走了。之後，他如釋重負地呼吸了一口氣。

孟之側又擠上到前方去，他底馬，走着，他有些發恨，他明白各人保重自己生命的必要，他把剛